

集部

莊渠遺書卷十一

明　魏校　撰

拾遺書

與王純甫

承寄性與天道二說議論精確理即是氣氣為天性等語吾兄必自有見得端的處故敢直截擔當說出不經人道之語今亦未易以口舌與吾兄爭也明道先生有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

其用則謂之神其命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至矣此說最為完備浩然章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既謂之配還好說理氣無別否近與一人論理氣因問之曰人當哀痛時滿體如割涕淚交流此惻隱之心也當羞愧時面為發赤汗流被體此羞惡之心也今且分別誰是理邪誰是氣邪其人唯唯曰未也哀痛羞愧固有發不中節時亦復涕汗流出豈亦理之為邪其人不

能自觧校曰理非別有一物只就氣該得如此便是理
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為其能如此處皆氣為之也然
氣運不齊有不能盡如此處理氣合一則理即是氣氣
即是理昭乎不分孟子所謂配也氣與理違則判而二
矣夫子所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謂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皆此意也今試就吾心日用間體驗有時分明
見得理該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打成兩片若謂氣即是
理只好說善底一邊惡那一邊便說不去矣頤吾兄更

精思而默識之可否幸速旋教烏反哺羝跪乳此是物性稟得來孝至於鶵不復知有母是他性中元無那理世間又自有孝鶵此意恐儘有商量承示伯潜進修動履憂喜相兼伯潜固吾畏友也曩嘗大進一番今别後又復一番精進校輩慚愧無地矣但其病體則深有可憂者竊惟養德養身元無二理願以孔門求仁之旨告之若只恁謹嚴固亦自好但恐拘迫太過則血氣且不得舒暢如何得道理發生鄙見如此不知高明以為何

如

其二

吾兄處晦觀動其於治亂興亡大故固已默會於心傳聞主上英姿天挺此大有為之機也乃以典禮扞格黨禍將興天下倒懸誰與之解校嘗以天時人事窺之文同既死上必注意渭先氣盛而才雄銳然以興致太平自任此亦有為之機校憂其過也且懼其輕也又恐人言激之則愈甚也願兄以公天下為心正其學術隨事

補救其偏慎毋輕與之辨論凝定以鎮之從容以誨之順其機而轉移之天下安危將繫此人身上兄不可不加之意也

別紙

承諭孔顏所欲勿者非禮也疑校并視聽言動亦將勿之信斯言也則與仙家目既不視魂自歸肝耳既不聽魄自歸肺何異豈校辭不別白與竊謂心放處正是非禮孔顏所欲勿者在此非謂纔視聽言動便是放也大

抵人心通竅於耳目口體天君奠位四者守位稟命何待於收惟此是心放出走作則四者皆其透漏之路而目為甚故曰既從此放出却須從此收回此乃孔顔所謂勿也心學淵微吾兄剖析於毫釐正校千里之謬深感惓惓至情但此心往來機竅更願吾兄黙而察之何如

其三

別後每以吾兄抱病為憂陳知縣鯨過武城不識曾使

之診治否竊謂吾兄欲求萬全之安非主靜不可屈之以尺蠖未也必蟄之以龍蛇夏首連山商首歸藏此乃聖學第一義吾兄天資蓋世苟能從事於兹凝精完神深造自得其於却疾也何有嘗與崇志論此甚詳不識曽舉似吾兄否元中超邁絶倫而學未精確責善輔仁正友朋責也不識吾兄何以告之

別紙

允薦先生久聞其名未得面會今亦未敢致書質疑煩

兄自以己意往問一二至懇

周禮春官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古今註者皆欠了然

大司樂圜鐘為宮三段古今註者皆莫能曉其義願求

箋註數語

律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所從來久矣筭法甚精然其術易窮故不得已而用半律變律但既曰半曰變則非律之本聲矣宋元儒者始為隔八相生乃旋宮之法非

定律之法定律自當依周禮六律六同之序陽律皆左旋陰呂皆右旋其法往而可迈禪於無窮近世又謂黃鍾之管長三寸九分蕤賓九寸乃黃鍾之變而非黃鍾也其說何如求一折衷之論

古詩三百篇皆可合於絃歌頗求譜數篇見寄近見允薦大成樂譜甚精但以一聲協一字今譜古詩須有散聲方合天然之妙向見陳元誠歌古詩散聲多少皆出天然安排不得必須譜出來然後人可學耳瑟學久絶

久薦既能之願譜一二見教孔門甚重瑟千萬留意

其四

國家以漕河故河淮濟三瀆皆拂經汶水東注而障之西久則將變其他禍皆小惟大河北傾將使千里生靈魚鱉校深憂之而未有以處之不知高見以為奚若

與鄧魯別紙

聖人說話都是教人切實做工夫如學而首章聖人分付要如此如此假令有一學生只管去念衆必驚訝以

為病狂喪心嗚呼此乃後世記誦之學設有一生只管對人解說學是如何習是如何衆必驚訝以為病狂喪心嗚呼此後世訓詁之學設又有一生要求勝夫子夫子說學他便要說以不學為學夫子說習他便要說以不習為習如此衆有不大驚訝者乎此即慈湖是也此正棒喝禪師訶佛罵祖者也魯生魯生胡不觀鷹乃學習都是實事空言使不得也

與胡永清

校不才一歲之中聖恩荐至有非疎遠小臣所當得者寧不感激思奮嗟乎欲致太平求賢第一若學術不正人才不興而期得賢萬無是理昔我太祖開設學校固先行而後文科舉取人亦因文以觀行師儒從有司自辟譬如大家延師今科舉弊壞已極士不務實學惟務空言師儒多非其人教化所由壅也校昔不自度其不肖强欲更張但俗學溺人已深此官終難行志雖勞何補且撫已内怍亦無顔復臨諸生吾兄知我愛我與其

使罷精竭神較閱掇拾俳偶之文而實無補於世孰若
使之優游林下發明周官經世大法及條春秋撥亂綱
要庶幾可以助興太平玉汝於成惟兄是賴叔賢渭先
避嫌不敢通問俟得請後奉瀆也

其二

傳聞元山病故上必注意渭先矣世道之責吾兄不可
不自任明主可為忠言但救其末流不若正之於本指
陳闕失白發姦弊不若因機而導之其機安在羣臣不

得面見無可致力者聞上聰明好讀書惟有開陳古聖賢讀書之法使上自求之庶幾有大開悟但古聖賢讀書與後世絕異其差只在毫釐間不可不辨也病倦言不能悉世道可憂處將來何者為甚願吾兄常籌之庶幾轉移救正容易著力也

其三

近讀吾兄執中一奏不覺心開目明其於君德國體關係甚大而切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不我誣矣校嘗學春

秋頗覺聖人撥亂次第此莫還是第二着且道第一着何先請兄靜中洞察天機所向必能中其肯綮也

其四

上祈雪於南郊十七日有事於大社是日祭畢而大雪此吾皇精誠感格也噫以吾皇之英明而導之以聖學明乾坤易簡之理體天地交泰之道其於太平何有吾兄精忠體國聞此亦當鼓舞惜乎有君無臣不能不為之浩嘆耳

與余子積別紙

嘗謂古人讀書主於體而行之與後世惟事講明者異武王曰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用康保民汝丕遠惟商耉成人宅心知訓别求聞由古先哲王用保乂民弘於天若德裕乃身夫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此古聖相傳讀書之大法明戒也聖人之學大以容校近讀周禮見其區處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建

立規模綱中有紀紀中有目徧布至為精密誠聖人經世大典也而久鬱弗彰校頗發明其義務求可以推行於今吾兄深思善悟懇惻直言敢録天官冡宰及太宰分職奉上請教願兄且勿開看先將聖經及諸家注疏閱遍思量聖人包括運用處然後閱此則彼此得失瞭然便中求摘紕繆匡其不逮更願兄畱意此書於世道大有助也

其二

承諭徐州水災重大民窮盜起賑濟無糧勦捕無術自
病書生之學未適時宜此固足以見吾兄憂勞惻怛之
盛心矣校不佞敢再以書生之論上瀆高明今日事勢
困窮極矣願吾兄方寸間常以禹稷之心為心凡可以
救民者無所不用其極請命於朝力言百姓饑且死懼
散而為盜賊以貽國家憂積誠意以動上安知廟堂不
惻然而念之乎否則受人牛羊求牧與芻而不得孟子
所以語平陸大夫者可謂無遺策矣録寄春秋繁露二

章讀之未能深了豈內經所謂知其要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者邪趙氏屬辭固有鑿處然考訂該博功夫精專足備一家之學恐與程氏本義大有不同也高明暇時熟玩當自見之

與夏惇夫

在滁事簡望尊坐鎮雅俗使善類有所瞻依其益多矣雖然勿以事簡而弛防閑也御下不可不嚴也臨事不可不慎也山水雖佳幸毋終日徜徉觀之比曰觀我生

君子旡咎汝節天下竒才也而未必能遜志於學吾兄痛相切磋彼此必大有益也學者第一義必也恢恢乎有好善之心不自足已不求勝人乃可以深造也淺陋之見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其二

愷悌君子逿不作人想令已有次第恨道遠未獲聞其詳也承諭今音歌古詩同於俗樂云云深得慎重謹密之道但校所取者正以其曉音律耳感人天機莫神於

樂此乃後世一大闕事校嘗小試於嶺南頗有效驗食芹而美故欲獻之吾君也伊川不答温公甚善但在校則可吾兄舉似源甫則不可彼正病於不肯盡言今又益其疾矣天氣正温充盎宇宙願兄養德養身自愛

復邵思抑

前屢得吾兄書意向甚切頹惰之餘賴以振迅然猶未得平日端的用功令承來教愈覺鞭辟近裏所舉病痛皆就實地上說出來昏弱之資受益多矣惇夫有言此

心提起處便是天理放倒處便是人欲提起心自提起

放倒心自放倒至哉言矣日用間常切提撕須令應事

接物與靜坐讀書時功夫合一方有得力處耳靜中涵

養體驗所得所疑更願遂一見教幸甚所論良心數語

甚精鄙意亦謂如此江西典學舊為有時名者作壊一

番近日典學臨難不能死節師道掃地朝廷選擇而起

吾兄大愜士望其責甚隆也象山故江西人今其學張

皇於一方此吾道明晦通塞之機人材盛衰世運否泰

皆將繫焉非得吾兄拔本塞源何以力救茲弊此又同志所責望於吾兄也伏承不棄遣使持書以出處之事下詢淺陋顧校何足以知之顧以昔日求去之心而度今日可出之義則將不俟終日決矣

其二

故人日以遠悠悠我思吾兄親切用功日用間想有得力處天德本自完具却被己私障蔽重重自非決堅定志用勇猛功如何得透出校因學不得力未敎而已知

因慚對夫子宮牆故人不棄願有以振我秋令嚴肅天高氣晶願兄法天推盪胸中陳垢以收摧陷廓清之功不具

其三

不才多病久當退藏天意固將大儆昏惰之資而畀以丘壑違天不祥不敢不勉日承下問畧獻所疑今復麤舉一二以吾兄切實用功當先了了矣古人口未嘗說性終日於性上用功如何是性動處可見善乃天真性

之本然惡乃人偽從軀殼起故不可無澄汰之功古人所以貴於精一也然必須篤信性之本善與聖人同乃能確然立志予積論性得無支離矣乎今欲於理氣處求一説融貫可通恐涉於想像講説矣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尚麤鍛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為抑揚之詞反使人疑昔議其近於禪學此校之陋也喜怒當求之性情不當求之議論今舉先儒同異之説而求一説可通是又想像

墮於言語間矣躬所未逮率爾奉答慚負慚負

其四

來諭若以奔走廢學古人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待安安而後用功邪明道有言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當責志吾兄以為何如

其五

別久寂不聞起居伻來喜動顏色吾兄涖政臨民不識此心常精明否儻因而汨沒却須求一出塲也禮曰孝

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又曰虛中以治之此言論敬極為親切邊事本易處分而廟筭或欠整暇葢未知敵虛實也中國大勢盜賊實惟近憂然莫如山東為甚今機械已萌矣吾兄所論列必切事情便中幸有以教我

其六

永清南還吾兄朝夕又得親一畏友此殆天相二人也吾兄明敏有餘却似剛毅不足故於沈潛之功決定之志

未能自慊於心與永清處當甚有益永清豪傑之才但涵養德性變化氣質之功未免從前缺少近告以體仁功夫躍然而喜但未知别後得力處何如願以孔門程門所示求仁之方與相切磋台仲數得相聚否近道之資好善之志深用嘆服但其用功次第未知何如莫於閙中消了日月責善輔仁朋友之職願各努力相勉

與桂子實

久不聞故人起居懷想無已姜源甫佘子積來訪盛稱

吾兄進修之功昆仲自相師友朝夕漸摩以講明禮樂為己任聞之曷勝欣仰先王之禮久不明於天下高明乃獨深信而篤好之考求其故冀可行之於今此其志當於古人中求之校病卧家居深恨弗獲執經請益抑嘗聞之明道謂横渠以禮教學者甚善又病其下稍頭溺於儀章度數之末如喫木札相似此言又何謂也二程先生平日教學者未嘗不以禮然其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其本末先後之間必當有辨高明

其自擇焉

與聞靜中

卧病衡門久矣不聞故人動定今始知年兄改官考功深爲朝廷得人賀今國家紀綱尚存海内幸而未亂者前後考覈亦與有力焉明年春當考覈之期天下之治係於年兄天下之亂亦惟年兄天下之望咸在年兄天下之責亦惟年兄尚其勗哉惟吾兄惇厚靖默近仁之資朋輩鮮有能及者而且精密小心動無過舉黜陟大

事固當加詳但未知剛斷明決處比舊何如耳君子居其職則思死其官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昔裴洎三爭事於上前不聽李藩謂曰曾以出處決之否憲宗乃從洎言所願年兄壁立萬仞以澄清天下為已任勿為大利害所動揺其察之也必精其詢之也必廣其行之也必果其持之也必堅所陟也必有以慰天下之望所黜也必有以快天下之心公道大明紀綱益振則海内猶可望治也聞諸縉紳咸以公輔之器期待年兄年兄

一生勳業咸在此舉尚其勗哉

其二

校昔官南都司直劉公寔為吏部端居簡出惓惓於鑒別人才爾時世道方傾危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為非隱然為一時之重吾兄清德重望與劉公同素善品評人物雖然校不惟欲兄為衡鑑更欲兄為大匠今世人才衰微須大振作之汲引之挽回世道庶幾在此

別紙

天下大勢有緩急故君子之應之也有經權今國家之事亦孔棘矣若以常法應之恐未足以救玆變也東南大水數百里生靈將化為魚不識當道何以救之乎

其三

源甫所載革除時事雅有史才其包舉也廣其考訂也精其臧否也正今亦不必改竄但取其所載事畧以朱墨別之凡朱點者録出便可成書矣墨點者亦不可棄

別録出之以備料檢故事愚見如此不知高明以為何
如又源甫所查者多吏部兵部事更願託相知者備查
户部禮部工部及刑部事各衙門亦然但有關係者皆
科條録出可以大補我國家典故不但可補史氏之闕
遺也校昔見兵馬司所取妖人南赤肚供招備載藥劑
分兩製法可以延年可以生子不覺吐舌君子作事當
為遠圖此事竒甚必且傳播四方豈無癡人欲嘗試者
但云假造秘方殺童男童女和附子等藥為方則其術

不復售人亦不談之矣吾兄老成持重必能深長思揺議中決不草草也未知此事畢竟何以處之

與吴德翼

校讀尚書見唐虞君臣互相戒飭凛然生祗懼之心今交友多唯唯之風願與吾兄共惇古誼校甞竊謂吾人材質易為氣稟拘任若只就謹言正行上做工夫固不失為自修之士終恐規模窄狹展拓不開直須卓然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見得箇義理大原學問要切處日用

之閒先立箇大綱領然後循序用功庶幾規模闊大不受氣質限量孟子之所謂能盡其才也

答潘希召

承諭某近已回頭但猶未轉步此誠可為吾道之喜但以愚見窺之某豪傑之士才高氣雄此等人既已回頭不憂其不能轉步但恐未肯回頭耳然此亦難以口舌爭要在積誠意以感動之耳古人只在實地上用功孝則真箇是孝弟則真箇是弟存養真箇是存養省察真

箇是省察故朋友之際相勸而善工夫最多不消費許多言語後世只為實地上工夫不及古人故議論愈多愈鬧承諭近讀孟子只覺深得一格子此等必有灑然自得處第恨離索之遠不獲面詣以領教言

與張常甫

往歲會於吳門承諭天人之際逮今猶覺凜然年兄既已識得此意其於戒謹恐懼之功自不容已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處但未知虛心受善及廓大規模處比

舊何如校竊聞之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學者立志直截要學聖人則日用所講皆聖人之學便自見得箇根本簡要處決不作枝葉瑣碎功夫其於訓詁辭章非惟不屑為實亦不暇為矣年兄聰明過人又多材藝恐於訓詁辭章未能絶利一源故區區有懷尚欲以此瀆告耳

別紙

嘗慨心體湛如太虛只因軀殻上起種種私意便如漫

天雲霧莫能就根上勘明我身從天地來天地開闢會當有混沌時我身有生固當有死何啻海上一漚風前一塵死生已透更無關則人間世所謂名利關聲色關者更無難透矣而後心體超然天德自見且道世間貪生怖死底畢竟免得否人何不自省悟愚見如此敢呈似吾兄以求是正

與蔡希淵

吴門一别相將二三十年吾兄則既老矣而校年亦踰

艾不敢復以世俗常禮筆墨陳言溷長者記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請以是為高明獻承示新刻太極圖解及改竄西銘足占吾兄精力沛其有餘不然豈其皓首而猶游戲翰墨邪未知元公純公見之還首肯否

與崔子鍾別紙

體仁舊說當時雖頗知鞭辟近裏尚涉想像日用間缺

却行著習察實功立本處未能致一不免更端邇來杜門修省遠求堯舜危微之戒近體孔顔克復之傳用是惕然愧懼所恨昏惰之資不能勇猛奮前顧吾年兄常賜鞭策

與徐子榮

別久瞻仰曷勝吾兄位望日隆當自任以天下之重校天之廢才也乃扶病入汴抗顔復為人師慚負慚負過歸德考按諸生乃微子所封先聖祖宗所自出之地也

曠百年無表章之者蓋有待於皇上焉耳校謹具奏以

請事下春官顧兄與西樵共成茲美此萬世一時也

與王時行

一别十有六年始有虎丘之會竊覸吾兄所存剛大尚存精神視舊則斂藏矣此固可喜然猶未足深喜者欲吾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校嘗謂人能虛已從善則天下之善皆將歸焉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吾兄若於此處著力所進詎

可量邪更顧沈潛以求之勇往以行之沖澹以守之毋以教外別傳亂吾聖門宗旨使彼此失是也

其二

別久曷勝瞻仰古之大臣不用則天下仰之用則功被天下何哉其誠素積有以感格天人也故曰才與誠合然後能勝天下大事吾兄今當暇時正宜勤懇大進厥德訪求人才講求經世急務以古聖賢豪傑自期待毋徒養望自高也何如何如

與梁仲用

校無似誤蒙教愛二載於茲緬惟執事以默名菴而言語傷易傷煩十常七八豈欲寡其過而未能邪人心通竅於舌舌動則聲因以宣故人之多言者舌常有動意蓋此心全體俱奔在上面也仙家守氣必先塞兌固靈根吾儒欲存此心亦須捫口勿言不輕漏泄意自歸根則養得心完密無罅隙可走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人之所以輕易其言只因不把當事才高之人事

來應付得去揮霍得下其失尤多凡此皆放其心而不知求也故嘗妄論欲求放心必自謹言始校方咸其輔而乃以艮其輔勸執事可謂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者矣然在執事自不當因人廢言也

與陳宗獻

校多病惟泉石之與居鶴鹿之與游世與我而相忘久矣意猶依依在天台雁蕩間者念省齋素菴之真率也渺山川之阻修歎聲問之日疎茲得秦黄門出宰望邑

今而後彼此得以常相聞矣昔歐陽文忠公每見學者好語吏事以其有及物之功也國朝設大明律後法例日多吏莫知所遵守弘治間删為問刑條例其後奏行又復增多省齋一生為刑官最久平恕多及物之功今當閒居取舊例而閱之中有難行者私論其故因機上聞此天下之福也校嘗怪大明律中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因何不行起於何年何人奏請死罪真犯雜犯法家承用已久莫知其原省齋必能究其本末也

便中幸賜教

與王誕敷

傳聞吾兄治郡勤勞久而弗懈此蓋忠厚懇惻之心不容自已吾夫子所謂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者也但為治亦當綜執體要振揚紀綱庶幾恩惠所施周徧廣闊若徒屑屑庶務屈首於簿書聽斷閒則將有偏而不舉之處此理勢之必然也然吾所謂體要非簡畧庶事也深識治體舉其大可以包羅細事而無遺也吾所謂紀綱

非專委任他人也分政百職吾可以坐鎮於上而責其成功也校讀經史見古之人雖位有大小時有汙隆然其治皆先有一定規模然後次第施設故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年兄大度士乃敢進以此言

其二

傳聞貴治灾傷頗與敝郡相似何辜斯人荐遭酷罰哀哉年兄素寛厚覩兹艱難其於慘怛固當倍百恒情也目下荒政檢勘宜早蠲免宜寛下司奏行咸觀望上司

意嚮所在大絃急者小絃絶願明諭屬吏一以救民益下為心庶幾少延垂絶之命年兄尚念之哉

復徐子謙

姑蘇密邇貴治傳誦政聲洋洋滿耳夫以懇惻憂民之心而濟之以平易精密之政宜乎事便而民安然德翼又稱善政所召天降嘉禾自楊守承芳以來僅一見嗟乎天人之易格固如是哉然在年兄則當謙而弗居日慎一日可也郡守之職至為親民君子學道則愛人如

欲少行其志無以踰此官矣然其澤有在一時者有及於數十年之後者有百年者有百世者顧其規模次第何如耳居今之世牽制孔多又多簿書期會之冗坐糜精神不得專意於其遠者大者然此為常人言耳年兄豪傑士也豈復時勢所能拘哉充吾懇惻愛民之心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氤氲氲盈滿於胸中發而施之於政事凡世俗之毀譽利害休戚得喪一毫毋使芥蔕於心以雜吾正念集郡之賢士大夫遠近父老相與講求諮

議無總條貫次第施行因平易之政而更為久遠之制因精密之政而加以闊大之規則其澤之所被遠且百世近亦百年兄於玆土將廟食無窮矣南望旌麾每欲瞻拜而多病所縻弗獲如願徒切引領而已

與胡希曾

吾兄清節瑩如冰壺一旦青蠅點白璧天下咸嗟矧於知巳五岳起方寸隱然詎能平也久矣然在吾兄吞雲夢者八九此何足芥蔕人間世利害得喪寵辱關心只

為有我若曠然無我任他萬起萬滅豈能汩吾胸中之和且我身安從生固出於天地今夫天地原也從混沌來畢竟又混沌去我身住得天地間能幾時何故却就軀殼上起許多意思維絆却浮名如蠶自纏自縛不得堂堂自由世間只有道理最大生天生地吾身又從天地生當初天地生我時完全交付與我今也須完全交付還他生一日便當盡一日道理故曰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卷之不盈分散之彌六合維時春氣氤氳生意流

動充滿盎然吾人之仁也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散萬家春敢以為祝

與毛黃門

久仰耆德願見而未得階乃蒙辱先以書儼若承教左右嗟夫聖學不傳久矣空言溺心異端惑志願長者一振頽風行著習察而後道可明也維時正得秋而萬寳成更望收斂歸藏以法造化不具

與方時舉

校病弗獲詢起居懷仰懷仰人物志稍增於舊頗聞有後言或未必面告校辱過愛故敢以告願精覈之更博訪之死而是非未定者姑徐之又如唐節婦周賢婦皆古人所難而名不出於里門恐潛德尚多不遇君子表章遂爾湮没二婦尚無恙例不當書故未敢白恐前此或有類於是者衆司人物權衡者不可不留意也朱節婦鄭烈婦已載五貞祠而傳不之及衆皆訝之未諗尊意云何

與支孝先

昔聞論及華人農惰而不知耕山有葛而女不知織養蠶矣而不知治𧈧水中有魚而無漁師吾因贊曰若興此數利此廟食百世功也願為蒼生汲汲

與吕仲木

吾兄載道而西校兩奉書不識能達左右與否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往之私意未嘗不在豐鎬間也大哉聖人之道峻極於天願吾兄超然於訓詁辭章之表

聚精會神不作三代以下人物子曰予欲無言天生精神幾何那得許多應付世俗儘隨緣說得無限好話當不得四時行百物生也𠛬於不好人也要說他好三代直道而行無乃不若是乎校於吾兄何能有所裨益然猶時獻其一得之愚者以吾兄好善肯舍已而從人也春氣漸温願若時完養太和之氣不具

答呂仲木

兩生侍教醉飽盛德而歸明道有云後人雖有好言語

終被氣象𤰞不類道吾兄以厚重淳美之德涵養既深
益於面背正當於古人中求之耳今也講學者太易易
然而内省或缺似與聖門訥言敏行相反高擡此心不
在本位天下事一以浮氣大語蓋之未知流弊何極吾
兄身繫海内重望愚意深望高明用志不紛以其全力
而向於道勿滯於訓詁勿散於詞章庶可障百川而東
之迴狂瀾於既倒也源甫經濟之學明習國家典章長
於兵法而人鮮知者今得同官當有切磋之益也敢以

為賀願常叩之庶可以發其胸中之奇源甫薫沐德容
益知鞭辟近裏著已則所造亦當長一格也

與鄒謙之

昔者請教承問發於屢空邪抑億而中邪善哉發藥矣
空空願學焉而未能億則校所不敢然而人若不自知
譬如病者不自知其病得明醫指示而後曉然投以瞑
眩之藥而後疾脱然去體矣吾兄既知病證願賜藥劑
使無深入膏肓至懇至懇六書精緼中三卷知字四卷

忠字六卷格字二卷靈字與來教有相符處頗取一覽訂其得失幸甚幸甚承賜東郭文集骨骼開張明白痛快善啓發人受教多矣但其閒有説得甚是著題而殊不切於其人者豈應酬之體當如是邪信如是無漏佛菩薩亦時復為應付僧邪鄭墸若曾嘗受教於涇野今卒業南雍獲在鈞陶之内何幸如之願加鍜鍊汰其查滓底於精純至幸至幸

復徐曰仁

病卧窮鄉久不獲故人動定積有馳情兹承惠書深懲吾黨各立門戶之私意極惓惓竊惟道乃天下公理愚夫愚婦皆可與知人惟各有私心是以自生障蔽吾輩相與正宜公天下以為心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若乃自立意見以私智窺測大道便謂此乃天地之純古人之全體同已者則以為是異已者則以為非斯其去道亦遠矣此校之所不敢也安得吾輩同志數人相與聚首一處僕得聽於下

風彼此坦懐盡言無隠各陳所學質其是非驗之吾心性情之實考之聖賢經傳之言參之天地萬物之理辨異端近似之非振俗學支離之弊務求至當歸一精一無二剖破藩籬以為大家豈不快哉若欲仍立門戸不求同理而求同已則亦末如之何矣此校之所深願而未能者也歲暮邵思抑過我道及高明有書與之講學恨不獲聞其詳今會晤未涯幸以教思抑者教我雖心之精微言不能盡然既陳其端庶幾思而得之可為他

日承教之地也至懇至懇

與楊實夫

惟時孟春和氣藹藹充盎寰極間萬物欣欣咸有生意吾兄負蒼生之望顧體此意以福斯民嗟乎時事日益非矣每讀殷書周雅喟然不能為懷想吾兄在位者當倍慘怛也舊歲吳下大水嘗奉書吾兄勸當途大施蠲免賑貸之恵意弗得達今民之憔悴極矣而徵歛益苛是何異於敺民以填溝壑也斯實禹稷過門不入之時

矣願勸新中丞速解一方倒懸之急幸甚幸甚

答王天宇

聞名二十餘年尚未會面惟神交而已伏承下問為學功夫茫然不能答請姑陳其自訟之意吾人學不得力只因無必為聖人之志以故纏繞於文辭擔擱於意見不肯喫緊做功夫今欲反此必須辨得朝聞夕死之心而後庶幾有成耳

與唐應德

侍教連日獲探心之精微洒然超脫塵俗卓哉卓哉但毫釐易差恐微有近禪處微諸孔門或有未合辨之弗明弗措乃可洞極幾微於此尚覺欠耳貫傳致火致日之譬聖學殆有取焉何如何如

其二

聞讀周易以應德之高明必有超然會心處便中毋惜示教校昔治五經惟春秋易致力為多賴天之靈偶有所見而又得之弗完體之未合恒用歉然深願應德撥

轉天機莫被葛藤纒去也雖然又不可落空不識高明以為然否

其三

虎丘之會承諭所用功夫視前乎此可謂盡言無隱矣學患不能行如應德之力於行所進何可復量但校有所疑亦不敢隱應德信道篤矣而執德似未弘仁以行之矣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似有所未足吾輩不幸去聖久遠學絶道喪不稽之以聖人之言安保

其無差校自度言輕不足以回應德雖然應德昔者持之甚堅亦猶今者持之甚堅但願毋使他日之悔亦猶今日之悔也聞欲過我跋余望之

與林勿欺别紙

兀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南京一小内臣大呌曰朝廷崩一座山矣里人有在山東作縣回者曰昔傳駕又將出官民俱不知死所卒賴兀厓回天則兀厓非但忠臣乃直隷河南山東之再生父母也

答簡中丞

修門一别八載於兹瞻仰厚德宛其如昨海瀕多盜屢作屢止屢止屢作要皆販鹽之徒目前之禍尚小他日為東南大害者必此也明天子挈長江表裏之封付公經畧必能為國遠慮坐消此莫大之憂欽仰欽仰天氣正暑願靖共自愛

謝錢清戎

日旌節過敝里校偶出弗獲迎迓中心缺然承賜腆

既深感厚德兵不土著世費清勾上下俱困一夫
行戍輒破數十家而禍未已也故曰難盡法者莫
如清戎而易積隂德者亦莫如清戎恭惟執事秉
國之鈞叱咤生雷霆呴煦成雨露東南億萬生靈
仰以為命先正有言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恵校
不佞敢述小民仰望之情獻於臺下幸毋以人
廢言

謝郭侍御

聖天子方殷憂在上共惟道長方振風采於臺端今日之事敵勢可憂未若漕河可憂之遠也漕河可憂未若中原盜賊將起未起可憂之大也等而上之憂端齊終南願披丹誠為明主忠言之自本而末沿流泝源俾天下蒼生轉禍為福幸甚幸甚

與徐朝儀

荒政至急者蠲免賑濟今則蠲免尤急自來官司檢踏災傷上司必復熟幾分一圩之中間有田成熟者必累

一圩荒田故低田小民往往將高田開没以免後患今必須先期勘驗廣施蠲免之恩下令禁戒庶絶兹患一年饑則缺二年之食久雨後必晴比及秋冬水勢須退必資春熟庶可接濟秋成宜及今設法多收大麥種至期給散貧民勸令廣種是亦救荒一助也更緩數旬麥價必踊貴矣水勢滔天窮民乗機易聚為盜況於素為盜區者乎昔承垂問蓋已軫憂所謂太上救失於未萌也今其勢已兆矣遏盜之機正在今日昔庚午歲盜賊

充斥官塘白晝不敢行父老有識者議令沿塘各區糧長每區出巡船一隻與巴城塘浦東西二巡司往來巡視因命點閘盜賊當聞風屛息也父老所謂建是議者彼嘗目擊近地有賊官府差人不能擒後命各區糧長與俱捕獲故也巡司嘗憂地方貽害每欲申請特未敢耳校採輿人之論達於台座伏望年兄早賜舉行如有效則推於他處可也

復胡郡守孝思

承示所定名宦鄉賢允愜公論千百年缺典一旦舉行甚盛甚盛校不敏豈能有所賛襄爰舉一二缺遺告於下執事伏俟鑒裁名宦若漢都尉任延太守第五倫張霸梁郡丞江革唐刺史蕭定宋知州閻象通判徐奭僉判司馬光知州孫覺李光鄉賢則高士若龍丘萇忠義若張秉孝子若龔明之篤行若陳之竒名臣若王蒞流寓若黄士毅嘗受業於考亭之門其他可稱述者尚衆顧命三學諸生悉心蒐訪科條其人參以史傳而明

公詮定焉垂示永遠以為法程校不勝欣願

別紙

鄉賢有沈既濟者觀其選舉議及請冠中宗之年書武氏之事乃經世之識也嘗坐楊炎薦左遷終身後陸宣公為之申薦更願考訂其人俞玦神仙家似不可與其所作弦歌毛詩譜願就其家訪求之此書渴欲一見也

其二

別後風伯所阻遂不果行有虛尊賜文選及陽冰法帖

已拜嘉貺嗟乎文章字畫皆生於人心又繫於天地之風氣故不能不與時高下雖豪傑之才亦未免囿於風氣之中雖然天地氣化渾厚澆漓固各有時而吾人返朴還淳豈無其道論其要不越乎此心收聚放散之間耳每讀易至於大畜小畜未嘗不三歎焉蒭菲之見不識高明以為何如傳聞荒奏已得請小民歌舞德澤顒刻日散布民間庶沾實惠

其三

承示樂府其格雄渾其調悲壯沉鬱或婉而麗盖兼衆體而雜出之者乎雖然校不敢賛而敢獻所疑古詩中聲之所出所謂人諧乎天為至人言諧乎天為至言故可被之八音其極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人乎今所傳三百五篇非盡孔氏之舊以其繁聲多也而後世莫能非之知言者鮮知音者彌鮮樂府要皆出於風氣多屬繁聲其勁以急者邊聲也有殺聲者必有殺心其靡靡者俗樂也有淫聲者必有淫思是故君子不可以不慎

也高明以為然否天氣正寒願若時凝固天真不具

答聶郡守文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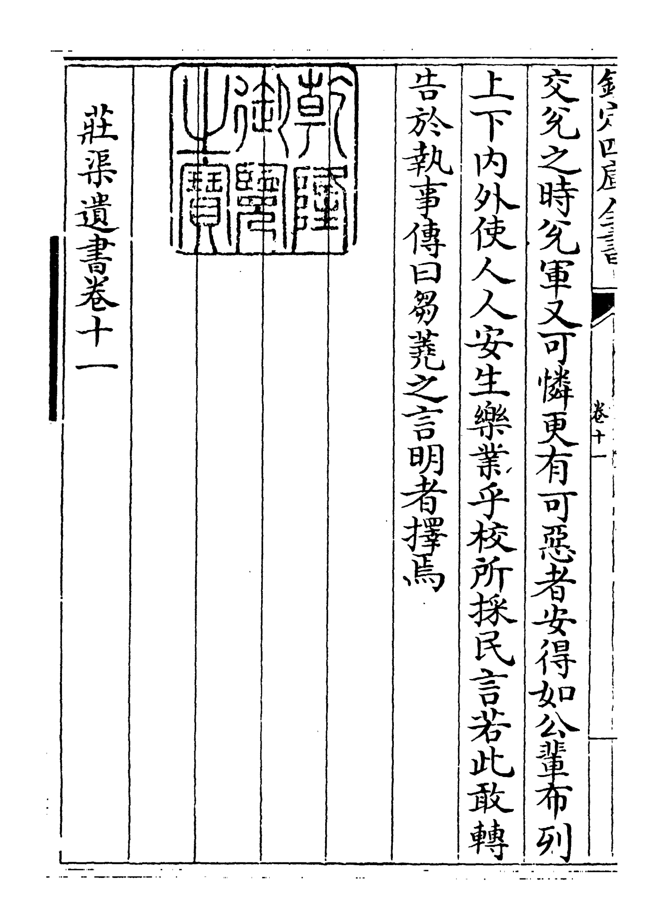
林廣文過我首詢吾兄起居且聞所以不出之意甚慰遠懷豪傑樹立自别今之講學者好説心常動而不静不復知人生而静為天根來書獨深取蟄龍之譬山林之日長道義之功深足占吾兄進德矣達夫邇來用功何如校勘其辨自聖作聖之别不知渠肯俯聽否彭石屋完然赤子之心而講學頗闊步相會淺不曽獻得一

服藥也

與王郡守克敬

今吴下惟糧長為苦役公十分盡心莫不知感大抵其害有四一曰起運此大政使然由今觀昔固自有間雖然宿弊實未盡除士大夫度量小便欲邀功生事減去加耗使糧長重困願加優恤二曰收頭此其弊在有司今蒙禁革立為櫃收之法甚善甚善但姦頑細戶不納者有司不肯查姦書總結在糧長戶上則又累矣願加

之鑒察三曰大户此則士大夫不能無責今既自究則無此累矣却有姦民二三石上下者恃頑不納煩查照近年楊二守事例令糧長查報難徵人户文冊在官先行追併四曰包陪此須設法開墾荒田實為永久之利調收極不便於糧長極便於小民舊歲聽糧長自收小民十分嗟怨今歲顧仍調收但須督有司耐煩着實催徵不致墮誤以累糧長乃為兩便大抵收糧之時小民可憐而糧長可惡究糧之時糧長又可憐而究軍可惡



交兇之時兇軍又可憐更有可惡者安得如公輩布列上下內外使人人安生樂業乎校所採民言若此敢轉告於執事傳曰芻蕘之言明者擇焉

乾隆御覽之寶

莊渠遺書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莊渠遺書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錄監生臣張德𢾾

已卯日啟館伏望體聖明化育之心念本職惓惓之意毋惜俯就先期貺臨早敷德教於一隅可暨風聲於列郡庶幾遠近相承教事大興古風復見於今日本職不勝至願惟冀鑒亮不宣

與河南列郡守

校鄙人也豈堪中州教鐸今來已晚又迫賔興之期大懼弗克選掄以上副明天子求賢之意恭惟執事一郡之綱也諸生素行某也賢某也材或某也不肖久已知

莊渠遺書卷十二

明 魏校 撰

拾遺

書

與嶺南社學師

慨自古風寖薄庠序之教廢也久矣本職承命督學茲土深為是懼爰興社學訪明師僉謂如先生者模範謹嚴宜憲蒙士茲者館舍告成敬修書幣延請諏以陽月

之雖有未知朝訪而夕可得矣敢竭誠悃求助於執事

忠莫大於以人事君顧殫厥心裨校成此盛舉州縣長

令暨於師儒與諸生彌親其知彌真而與校未信也執

事與之相孚願達此意共濟登斯有三善焉一可以為

國得人二人知所勸可以為他日興教化張本三所舉

得實不至於長詐偽之風反傷大體校不勝至懇

答王郡守子正

伻來承下問惓惓於吳氓甚盛心也顧淺陋何足以當

之聞命祇辱來諭禁奢靡息爭訟此誠今日對病之藥也如校之愚吏願明公以書請於鄉士大夫相帥以儉共成禮俗以為民表富民能節儉好禮者勞之擇其犯分尤不率教者或使卹其宗族鄉黨或督之開墾荒田而官無所利焉小民庶其風動乎乃若倡優賭博搬戲雜劇男女遊山燒香此尤風俗大蠹願為之厲禁犯則峻治之詞訟一事願以誠感上司勿輕受詞及偏原告以長刁風勸屬吏廉靖愛民勿利紙錢贖米民自以不

擾明公復以書請士大夫舉行族約鄉約訟當自簡矣古人有言治天下者何異於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願加之意雖然之二者固急務也如校之愚則謂莫急於正紀綱願明公推誠於郡佐邑令同心共理治道去泰去甚大抵法弊易救人弊難救而時弊尤難救雖然如猫捕鼠一擒而衆惕矣伻回先此奉復仍令二三子詢訪民情具時政當罷行者續以告也

答呂德

汝書惓惓問政嗟乎今之作縣即孔門之為邦也但古有君道漢猶有長道今直僕道耳此固法弊亦由人弊下焉者惟知漁利人面而鬼心此盜賊之行也汝必不肯自汙亦不待吾勸戒稍上焉者但務名以干上司之知其弊徒虛文無惻怛之實此市井之心也吾不願汝為之也時新居鄉亦嘗見作縣者守身如玉之潔如氷之清而愛民也如父母之切而不獲上下之心者乎保伍法古人嘗行之矣妙在誠心愛民因俗以為教所謂

神而明之與民宜之也安石行之而害者法既苛擾又以刻急濟之皆由其拗性彊心所致也

答章樾實

承示奏篇足見惻怛之意書稱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心何心也天地生生之心也充之滿腔皆春推而達之六合皆春矣但事多見行覆本易於破調不過曰合無申明則又作一塲話説矣東漢而下奏篇往往瑣細

萎弱惟孔明出師表可泣鬼神唐人尚駢儷陸宣公奏議炳炳如丹口不言仁義而仁義存其中亦不覺其為四六也宋人自諸名公外皆未免於議論多范文正公則又逈出諸公之上程朱奏議自當於六經中求之而明道數篇若用其言可以從容三代之治近世奏議往往是舉業否則吏牘又否則一篇古文詞胡端敏公論事剴切讀之令人心開目明顧親家究心焉平時作何功夫所交何人皆吾所願聞也

與陳克修

暑中不獲入城看汝此心缺然之任已浹數旬矣部中諸事想俱悉其本末昔太祖嘗言朕畜百萬兵於京師不曾費百姓一顆米以開江北諸屯也工部特設屯田一司想專為此今廣屯如故而大困民財不知其弊起於何時願為我考究顛末詳以見示至懇

答王民熙

承諭克己之難自非懇切用功豈能知此艱苦狀敬仰

敬仰雖然此莫只是後天苟知人心惟危常存畏意蓄吾全力纔覺萌動便逆折之擇其甚者與之鏖戰必也誓不與賊俱生滅此而後朝食庶其先天乎躬所未逮姑誦所聞慚愧慚愧承問中庸指歸且未作五經已付之忘言惟禮記經文不可不刪定容他日為之

答曾太平

與故人別十有四年矣徐亞參王泗守過我備言善政余作而歎曰有本有用之學固如是邪甚為赤城之人

喜之自守令之數易也而癢疴疾痛不關於身今若此
真民之父母也來諭所舉戒懼慎獨足見留意於切己
之學但未免猶落言詮而分屬正心誠意則彼此似俱
失是願更體驗之夫中庸與大學一也大學教人用功
首把明明德來說中庸則首舉至善指示人亦猶大學
之提起知止也中庸之戒懼慎獨乃隱括大學八條目
只是一箇活敬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
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

亦猶是也善用功則貫串做一箇否則間隔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工夫研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着精彩也近作大學指歸大學翻楷大學考異寄往指歸錄本偶不在以草本寄其間更有一二修改處然大體則不異矣試體驗之有不合處儘好商量維時仲春宇宙間渾是一團太和元氣薰蒸但覺或未至而至至而不至近則調爕一身遠則康濟兆民尚慎之哉

寄參

自汝涖任後久不得汝書至今懸念周子樞督學四川取道江右吾有書寄汝想已達毛剛卿自雲南回道經袁郡云會彼中士夫往往訾汝恃才而傲慢人好張弛而不知體要嘖有煩言惟范太守說汝所行是多扶持之言嗟夫好事難成好人多磨一至此哉雖然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此聖賢教人忠恕之道也以迹觀之悠悠之言似出妬婦之口以道觀之因是而反求諸躬有所未善則改無慊於心則加勉何莫

非吾忠臣也何莫非吾金玉益友也縣尹立於萬民之上誰非俯仰吾者惟吾獨尊矣故不患其折挫也而患其易驕也有所拂鬱於心觀省加密兢業轉深久之自當孚應古之學者必先理性情汝之性情素傷於褊急而於寛大和平惻怛忠厚之意有所不足或因事觸發或自覺知或得人指破大煆煉一番此最是着力處亦便是得力處也化漸長成讀書勤惰何如汝父儻出外衙中凡百關防俱當用心易家人利女貞男正者身正

也女正者家正也況主母不在内外尤當謹嚴慎勿以官事在室中言之恐易漏洩生事汝居家素儉泊今居官尤當儉泊於家古人官箴將勤補拙以儉養廉説得甚好前輩又有箴自高不高護短終短有銘内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皆格言也吾與尊幼俱平安汝不必掛念一縣經綸四海同願汝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廟食百世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與楊尹仁甫

吾崑九保鄉氓朱朴有賢婦曰周氏朴忮人也自丱角時為婚以睚眦之憾棄置終其身然以賢婦善治家也猶委之内政已而他娶賢婦處之如常再娶者化其德願以妾禮自居不敢與賢婦均禮朴他日攜外婦歸再娶者亦不見答懟不能堪賢婦數教勸之已而外婦死情好如初賢婦教誨之力也再娶者及外婦所生子女賢婦鞠育之不啻若自已出子女長成猶孺子慕朴壯

歲死賢婦哭之甚哀竭力持其家賴以不墜再娶若於吾家有中表親自兒時已知其事今賢婦老且病矣

與吳德翼別紙

錢進士來致尊命問修辭立誠此吾兄不耻下問之盛德也校承命祗辱長者有問不敢不對正欲求賜教也今畧箋數語未知然否忠信所以進德也德者非他吾心固有實理也若無真心早自與理背了必須發真實懇惻心方可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人有實心

必須作實事句句都是實話若容易出言不檢點便散了這實心噫最泄漏處莫如口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而不肯便至此非真知也知終而未能終之道理便有缺陷皆與忠信不相關此心若真知是真知行必力行

答金世龍

相去萬里悠悠我思不知邇來作何功夫同年中合志者為誰同鄉中合志者為誰四方之士所交者為誰昔

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雖則教汝白以舉子業每歎曰可惜可惜假令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為喜而以為憂此後必駸駸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歎曰吾終日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儆懼置一簿錄其所為試自檢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激勵為學卒為善士汝昔好為深沉之思其後又若欲趨捷徑者今其究竟得力處何如日用間最

可自驗皆實學也

答俞獻可知縣

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為相則莫如為令與守近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癢疴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居今之世可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民之思令彌深矣雖然三代封建有君道焉兩漢守令有長道焉今之郡縣直僕道耳士之雄成者不屑焉謂之雌伏吁何輕民命也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枕席

小民戴之如君親之若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昂大吕山川若增而勝焉然則能重此官者是固在我遠承存問深感不忘故舊之盛情傳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以此致祝雖則雨露雪霜均之澤物然吾顧故人之為陽春也

與王時行

古有旅人歸人之目吾兄今始還莆真行者之赴家也古語見月休看指歸家罷問程信是樂事惟心亦然一

自孩提有知漸離卻真境久之不能自還故曰與接為搆日以心鬬又曰其心之出有物采之一語最警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也緩則無功急則彊把捉非可久之道此須尋恰好用力處而自行持吾兄喜易時亦有妙悟處而越出者多夫學易若非學其言也學與造化相似也顧吾兄體易日用間一言一動務求合天然道理而不敢輕則懸空之論奇怪之見一字亦使不著矣

與徐少參

故人過我時約以他日還當再過我故別時未及盡所言夫學所以變化氣質非隨氣質為學也譬之於醫必先求責病原乃施治法吾雖折肱屢矣而非明醫念無可以相益敢於聖賢千萬言中拈出一言以告曰沉潛剛克不知可為瞑眩藥否若未中病不妨再商量也吾聞人才汝嘗言嘉興貳守吾心慕之每訪其郡人皆言不肯幹一事亦不能幹一事此若言何謂也

與利僉事賔

昔者伻来但言汝將出巡過我不言汝已陞官故復書先附寄六書精藴一部别一部寄張柱史其後從子過南都特來謁汝始知汝已僉入閩矣不知汝過姑蘇何以不一過我必有以也而我不知耳吾離羣索居也久道德日負於初心不知汝奔走宦途此心能屹如底柱不為風濤所震撼乎能抉浮翳以開東明乎宴安鴆毒能勿懷乎人之學强者當柔克弱者當剛克是故急則

佩韋緩則佩弦汝宜自察乃可長善救失也

與顧禹錫

承惠真文忠公文集自晦翁後學有實用者勉齋魯齋及公而已本傳稱公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奏議明白剴切胡永清嘗言晦翁奏議精光爍人讀之雖名公鉅卿所建明盡為所掩真文忠公庶幾而神不及也永清奏議甚好人多泛泛觀之不知其意之所存一事有一處置皆鑿鑿可行也

與金推官世龍

嘗讀書至甘誓費誓啟嗣位卒罹有扈之孽伯禽撫封於魯年尚少也而當淮夷徐戎兵衝應之皆整暇可以見禹周公之家學皆切於實用自科舉之學興率皆空言無益故有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之譏吁有是哉吾昔少年筮仕得刑官大懼見前輩老法家必請教焉未有能彊余志者幸遇胡端敏公同寮曰問刑不難於招而難於審情若欲得情必先明理其後居

刑曹八載每見同寮嚴刑訊囚多不輸服吾終日或不撻一人而情常先得只是虚心察理視民如傷故民多感服也康誥吕刑此法官之規矩也咎繇為古今刑官第一今不能知其詳矣大抵其學以天為主而好生一言者真天心也敬為故人誦之

與聞靜中

傳聞敵人内侵蹂踐太原至於上黨今散而之他不知回舊巢邪抑改而他圖邪邊警之由出自俺答及吉囊

之子邪或小王子尸之邪小王子不足憂所可畏者俺答及吉囊之子不知吉囊居河套中寇陜以西易為力何以靜而弗動邪吉囊之子能為俺答下否諸子克和否此可間而離也黄毛韃子素强今不知能為狄後患否此可招而使也三晋之民天下莫强焉今荼毒甚矣此可激而用也但患文武才畧持重識機變者難幷陘阨塞難出此道可虞猶未若東北可虞之甚也華當新與𨽻婚言之可為寒心近見黄掌科奏差彊人意昔嘗

見胡靜菴李遯菴之篝逷如運之掌今九原不可作矣病卧空谷消息苦難眞吾兄素體國又宰留都必有的報眞見便中幸示慰

與陸浚明

承惠春秋纂例辨疑弗及面請教退而究其説賢哉其用心也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以啖趙陸三人同心而相繼也亦專門之敝既極故天啟其衷子厚尊之亦是惜其於周禮未精故考論往往失是尚未若趙子常之

言春秋豈後出者勝與雖然聖人經世大義則恐既乎其未有聞也校嘗作春秋經世欲以發明聖人之心而力不逮俾至隱公而止謹奉左右請教有紕繆處願賜批抹指摘得以商量至懇

復顧禹錫

昔胡端敏公之為大司馬也以十事要說内一條欲練兵於京輔肘腋盖欲陰制大同而潛消其變也時有阨之者端敏亟去國故人莫知其謀而大同遂成大癰疽

勢將與身俱亡可為痛哭李康惠之為大司馬嘗奏雁門寧武兵備寡弱邊騎若侵大同迤西一帶透入朔州忻州則山西大可憂今其言驗若著蔡矣又言東北兵備尤弱若邊騎入懷來白峰兩空之地則一路俱少隄防大可寒心今皆莫之省憂萬一震驚此處豈但可痛哭哉大抵我國家以吏事制戎事而吏事又多虛文也賈誼復生當若之何昔人有言滿眼清才在朝著病夫無以繫安危校之謂也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

昇平願在位者同勉之

與陳子醇

別後又且二年矣懐想如昨傳聞從政大得民和深以為慰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逺矣明道所至必書視民如傷於座隅曰某常愧此四字子醇篤志講學願立誠為主凡事只看道理當如何不以贊毀利害易志人情物理見有未周毋憚屈已詢訪暇時涵泳聖言令常自警省處勿使汩没此心拙見如此不識高

明以為何若

答沈一之

承諭攢葬又甚盛舉也可以大厚頹俗有司愛民惻怛擇高土為義冢塋令民無力者葬其中仍令親隣人出錢米薄助勿作佛事勿獻羹飯便可送終一洗二氏惡俗矣今俗做羹飯只要把酒食作散場却是樂哀也季秋祭禰恐不必行生日不受賀而獻考固極情深此意却甚懇至也土地之祭不經當改作中霤此即一家土

神也惟揷秧收穀却當賽祭土穀之神此即古之以社以方也聖人深體民情為之禋祀後世上既不行故民間各自賽祭耳遠承下問忘其固陋姑誦所聞高明擇之

答馬嘉定

伻來知貴體已康復甚喜甚喜更願凝神定慮以保萬全之安承惠賻儀感感日過嘉定始知昔人興水利者但通潮水而不通湖水是謂水背原而不長又不於下

流設閘壩以是開而復塞今幸遇明使君願為練川生
民造命洞究厥原委斷而行之此廟食百世之功也賦
法役法勢將動揺人人異議惟明使君公心為民獨悉
其利弊之實願言於南岷公持之如山則一郡咸受大
惠矣顒望顒望

答周舉人

來諭下問惓惓無乃借聽於聾乎承命祗辱雖然請姑
誦其所聞立志欲堅而毋認虛氣以為志用功欲其切

實而毋易易於言也發言當有倫次而毋雜雜則為游言必其多游思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六書精藴奉覽其中所論多反本還元或可為韋弦之助否乎荷亭書且勿論其言只氣象輕率已可厭惡但近日後生輩好大言殆有甚焉此書反若酷吏中趙禹矣

復喻吳江

來諭賦役法已定一郡之民受福無量不但德被於一邑而已欣忭欣忭更願修舉水利以為永久之圖此廟

食百世事也立齋閒錄已領國朝少野史此書儘有功

雖然史才甚難昌黎文章鉅公而順宗實錄殊不彊人

意此無他作史者但求載事而不以經世為志也何如

何如

其二

月盡天且涼吾欲過壷虹看汝而汝使者適至心之默

相感固如是耶承問作六書精蘊之故吾昔著周禮沿

革傳今復著此二書一轍六典壞於秦後世不能行則

惟以秦為師六書變於秦後世不能知則惟以秦為師若能得古人之心法而會天地之純視無道秦豈直醯雞而已精蘊作後吾將正六經今已正大學矣卧病衡門每聞善政未嘗不喜動顏色嘗舉以告肅齋肅齋曰此吾門生也有志向上吾勸以節用而愛人能用吾言但松陵驛草之歲可省費五千而執不肯從也絹銀之惠近日交際多用之在故人則不可何事非道何事非學謹用返璧

答尹惟中

與故人别不覺踰年矣慨日月之易邁媿德業之無成願與故人寸陰同競王泗守昔為杭倅過我吾問以平生學問得力處何如答云亦嘗署縣署郡當政事倥偬時及遇盤錯處平生學問不得力便覺滲綻包羅不來展拓不去吾因歎康節有詩云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見施為南軒敬齋箴云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阜然不與俱往文公有詩云事至理明隨理應動常有

靜在其中至哉言也敬為老友誦之

與王直夫

時值溽暑病軀不敢出門當此遠别不能一執手中情闕然贈言者多矣吐詞皆成珠玉吾但申以一言曰思其艱以圖其易天下萬事皆本於心此心制之一處則何事不辦雖有甚難者茍能朝夕服念更屈已而詢諸人則何難之不易也

答金推官世龍

涖任今已三月餘矣民情土俗必已周知願求所以致訟之由與夫息爭之道因寓轉移之機易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又訟有孚窒惕大患在於下情不能上通是故平易近民非但守令之體司刑者何莫不然也

答宋尹

下車未幾頌聲載道亦可以見民心之易孚矣更願益加詢訪規模漸次了了於胸中然後畫為科品見諸行

事以大慰細民之心至懇至懇大丈夫志在天下國家不為相則莫如為令以近君者莫如相而近民者莫如令也故曰一縣經綸四海同偶檢薛文清公從政名言奉上備覽其為韋弦大矣

復王郡守子正

校不度德輕作大學指歸過蒙賜以序文冠於篇首校何人足以堪之學問之道千言萬言大學總而歸之三言序文直指為心學又約而歸之一言有德者之言自

別信乎所謂操存一言要為學者要領者也入刻後更顧惠數冊寂而能照感而遂通二句妙甚愚意更欲贅云寂而能照而不為物先也感而遂通而不與俱往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弄斧公輸之門良以自哂夜夢應德不知有消息否

答吳長洲

校於明道先生不能為役三代而降道足以上繼孔顏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康節天挺人豪也惜其局於數學

然其超然萬物之表視人間世之功名富貴若將浼焉後學亦未易攀也象山固是振古豪傑卓然先立乎其大者其心青天白日其言震霆驚雷足以大振俗學之卑陋雖然詩詠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書稱文王之敬忌以校觀於象山似與若此不相似然來諭自言放心未易收力行之功聖賢之所難此非常用力者不能道校則謂此事亦甚易亦甚難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其何難之不易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

何易之不難也雖然所謂求放心者亦非謂兀然默坐以收此心也若是心彌難收何事非心日用間事事謹畏皆所以求放心也故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高明其取節焉

別紙

承示嘉作大篇春容而短章工於造詞政事之餘乃能飾以文學若此信乎天下奇才也文而加之以骨詩而加之以風味所向無前矣雖然校不敢頌而以規昔者

明道所至書視民如傷而曰某常愧此四字信斯言也恐不暇作為文詞矣承惠王充論衡白沙有言文衰東漢無高手詩到中唐少作家又承惠樊川集杜牧之却是有用之才惜乎氣揚不帖帖地不能持其身故終於小器也

答沈一之

昔我高皇時所重在貢聖意謂外國獻方物中國貢人才其後科重而貢輕矣今得一之可以增重來諭遥授

欲進言既承下問不敢不盡其愚以易時義當之默則无咎无譽語則凶悔且吝矧言天下事亦大難必須自家有醫國手段説着便切病原用着藥便對病庶可立效也

答鄭希大

承問喪禮校弗能詳也姑誦所聞以對古者過時而弗葬則主喪者弗釋服不論閡與未閡也喪禮莫重於返哭是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孝子慈孫至痛在此若墓

上釋服從吉是𮁧返哭不迎親之精氣以歸也斷斷乎不可魂帛當埋於家亦無埋於墓上之理葢墓藏體魄神棲於廟致死致生不可混也

其二

别後有懷高誼形往神留初八日鼓枻横絶大江乘汴船渡淮過此則天下南北形勢分矣地多遺利故民窮甚於吾鄉北上日聞聖德清明深可為世道慶但沿途每接士夫好為彌文苛禮而少真率自度吾輩懶折腰

人世難諧俗出既無補於時而屑屑往來江山相迎對之不無愧色何日始得釋負相携而撫孤松也天氣漸溫願若時頤養天和不具

答林烈

聞汝遹來甚是興起深慰我心昔有問文公門人誰勇曰未見勇者今求之孔門惟顏與曾可以當之顏曾立志決然要作聖人不肯頃刻放下譬如漢高祖唐太宗若未得混一寢食斷不遑也以此自策勵何如何如格

物功夫一物不放過只此便是博處

其二

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汝質樸茂固已近道更願大厥志只問作聖當何如更不求第二義知本而必循序精進而勿退轉乃能有成耳

與尹惟中

别後猶如見顔色不知已自春徂秋矣顧憲長書回徐少參過我皆盛稱故人廉潔惠愛遇事有執持而未知

學之源流曰有本者固如是顧故人益充養此心視民如赤子視官事如家事事太守如事兄視各縣令如手足而胥為一體有善則歸其長過則自歸士大夫家有事至我者與其以法裁之未若以禮處之使其心也服而法不廢何如何如天氣尚炎惟冀若時自玉不具

其二

董相云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武侯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夫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睹也文正公云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願惟中終始以此立心則正大光明可達天德而寄百里之死生矣訓釋頗猥似不必刊校嘗歎古書傳於今者何嘗列某人編次某人校正某也題跋云云哉近世容易便成一書又有幾許附名者薄亦甚矣昌黎云内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何如何如正得秋而萬寶成胥有豐登之慶矧為民父母之心哉喜可知矣願為民自愛

其三

自故人入閩聲聞日遠蔡舉人至稱故人以兄禮事長官至義所不可則確乎不可奪其待士夫亦然忻慰忻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願惟中常存此志操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願惟中開拓此胸襟南土瘴熱養靜自愛何如

答蔡潤宗

汝文體善自變化不謂汝數奇雖然棄周鼎而寶康瓠

自昔已然矣既知大命則小命固不遑卹也雖然汝歸方將舍其所長益求所未至則吾願有言汝也認理過精得在此失亦在此動有成說不能觸其真機文若為所礙者昔人借禪喻詩曰不陟理路不落言詮禪語亦病夫理障法縛者此言皆偏然汝因此蕩滌胸中空豁豁地度幾天光發新其進何止百千里也吾嘗謂上舉業者天地萬物悉移入紙上種種非真澄波定形各還本色何樂如之

答何子時

故人遠在萬里慰我以書深感惓惓之愛與故人別數年矣氣體今何如惟聚精會神可以進德可以養生記云莊敬日彊又云盛氣顛實揚休皆充養所致也來書歎屢空之難此是真經歷語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須著抖起精神做去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及時進德修業立決定志用勇猛功以成遠大之器不具

與王熻

聞汝初至即往兵間不知事勢如何兵凶戰危至難至險然勿以艱險自阻宜博謀於衆從長而行静菴有言書生用兵智勇固非所長信義在所當立又曰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滅於微此言可刋金石也文公答林擇之書與皇甫帥書曲盡人情事勢萬古可行居官動關利害與居家不同衙内關防宜極仔細若兵事畢分廵一道便當為此一道窮民作主凡官府

貪酷者宜預訪知告發便痛與鋤治其無大過者不可輕受狀以損其威上下宜相體也

與鄭堦若曾

涇野重厚端方名重天下汝今出入其門逸志當自消驕氣當自除但學莫病於好名而教易失之過高以好名之心而聞過高之論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好名過高則將喪其赤子之良心人偽勝而天真微矣不可不自勵不可不自

省得汝平安書甚慰間有論天下事未免輕發漢景曰䰄其沾沾自喜難以為相持重不可不慎也此處須有病根要與汝道破未必能拔去須自尋求知得是病便只是藥連根可拔矣

其二

屢得汝前後書深自刻責所求病原儘覺懇切終未沉着程子有言這點意氣能得幾時子須發決堅志用勇猛功日用間讀古聖賢之書句句就自已身上體貼力

行合則從不合則改見得的然處方可自信雖然猶未也收斂停蓄深造黙成方是天根之學其機只在此心收放聚散之間耳人心操則存舍則亡收之甚易放之亦甚易不可不慎也

與周士淹

汝美才也而氣局尚窄以故弗免有滯礙處欲開大規模此誠第一義亦嘗觀之造化乎惟大而後能運故曰若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更願於明以動故豐思曰㬊

釐作聖上用功何如何如令弟有美質宜數勸以恥言過行功夫勿輕為大言抑其虛驕開其直識乃可成遠器否則聰明誤矣履德之基謙德之柄而後曰復德之本學者決當識此

其二

人皆曰士淹有進而吾未之喜者吾以一日千里望汝若尋咫間能幾何哉邇來用功奚若相去萬里悠悠我思何以贈汝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又何以贈汝山土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其三

古之達人棄千金如輕塵脫萬乘如敝屣義重故也汝能見義不見利求慊於心且悔昔之動氣日用間事事若此充塞宇宙在茲買諸人則已貴賣諸人則已賤人皆謂之拙或哂其癡豈知如是則心安纔用智術縱能得贏餘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大心必大不安矣康節有言珍重至人常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深可玩味也

其四

昔日入城汝兄弟問皆懇切吾甚喜之但皆不曾究竟到底求一確實功夫為立命處則吾又有憂終恐淹也規模窄洵也意氣雜勇猛精進使吾大喜此吾之深願也吾年且老修持不勤只騰口說真可羞人近體大學從源頭做功覺得聖人指示發端處與妆功處極是端的前此枉自沈埋甚欲與同志者共之今脫去塵累此乃天玉成汝正好大用功而拘拘猶故也循循猶故也

無乃未副天意邪切莫負天切莫負天

寄從子希哲

屢得汝平安書甚慰自汝之去吾朝夕思汝又朝夕憂汝思非為别離惟欲汝做箇好人憂亦非為汝勞苦惟恐汝做些﹨不好事汝今在涇野門下須服行其言觀法其行乃真為弟子否則雖見好人不行好事反不如凡夫矣待文王而興已非豪傑之士文王所不能興汝道他比得凡夫否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太學四方人才所

聚若所交俱英才及忠厚有德者其益不可勝言若只汎交與説閒話為無益之事則其損亦不可勝言謹默二字可銘諸心

其二

科場在邇汝肯勤苦用功吾甚喜甚喜但吾更願汝愛養精神為上不可太耗之節宣之弗至反生出病來却是欲速助長之過也王太守在此惓惓愛民而困於多口傳來語言想多不公也陰雨連綿半年低田已多淹

没今朝夕在此車屛細民窮苦不忍見不忍聞尚未知天意何如

其三

聞汝在京辛苦天下事只如此若心厭之便增幾倍憂苦若心安之便有無數自在古老常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莫於閒中送了日月也六書精𥘉舊歲已成矣今歲欲完周禮以愛精力尚爾遲遲

乾隆御覽之寶

莊渠遺書卷十二